

上苍指派我来统治所有国家，在此之前，大草原上毫无秩序可言。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上

十三世纪的冒险之王

チンギス・
ハーンの一族

(日) 陈舜臣

著 易爱华 译

天を如く鷹のように冷酷無情に戦い、一鷹の子牛のよきに
嬉しむ。同り、輝かしい目の中に
真つ暗い夜中に、ただひたすら耐え抜く

(日) 陈舜臣 著 易爱华 译

成吉思汗 ①

十三世纪的冒险之王

チンギス・
ハーンの一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吉思汗. 上 / (日) 陈舜臣著; 易爱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225 - 800 - 6

I. 成… II. ①陈…②易… III. 历史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2873 号

チンギス・ハーンの一族

陈舜臣

© 1997 陈舜臣

本书经创译通达 (北京)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代理, 获得陈舜臣先生授权,
在大陆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本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7 - 0981

成吉思汗 (上)

(日) 陈舜臣 著; 易爱华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策划编辑: 于九涛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设计 · 邱特恩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54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00 - 6

定 价: 68.00 元 (上、下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卷一 草原霸主

一 乃蛮的玛丽亚	3
二 草原的黎明	14
三 西方来的旅人	34
四 后宫诞生	48
五 萨满党	56
六 周边的国家	64
七 降将	74
八 霸主兄弟	87
九 燕京陷落	98
十 西辽余话	110
十一 大军西征	119
十二 梦的碎片	134
十三 胜败	146
十四 真人往还	156
十五 凯旋	168
十六 讷报相继	177
十七 姚里氏	191

卷二 征服中原	
一 继任者们	205
二 巨星陨落	217
三 成吉思汗其人	223
四 燕京	227
五 忽里台大会	238
六 枢车北归	245
七 金朝灭亡	257
八 万安宫新年	272
九 旭烈兀的休息日	280
十 孙子们的争夺	289
十一 第二代的终结	300
十二 失势和死	310
十三 贵由登基	323
十四 急转直下	335
十五 岐国公主	346
十六 拔都之子的旅行	354
十七 蒙哥就任	363
十八 分裂的影子	374
十九 兄弟四人	384
二十 阴谋暴露	398
二十一 与唆鲁禾帖尼的别离	408

卷三 沧海之路	
一 远行之人	419
二 离去的心	433
三 闲置	444
四 暗杀教团	457
五 和解	470
六 海市	483
七 征途	492
八 鄂州	507
九 聚集开平府	523
十 骨肉相争	534
十一 东边的大海	547
十二 新时代	558
十三 北人的哀愁	569
十四 留在东方	580
十五 泄刺失	595
十六 西方的大汗们	602
十七 高丽之风	614

卷四 斜阳万里	
一 襄樊陷落	629
二 大都春秋	639
三 湖广征讨军	650
四 流星	664
五 朝圣	679
六 亡国谱	688
七 漂泊的王朝	704
八 崖门	715
九 唆鲁禾帖尼的孙子们	730
十 海上的人	741
十一 再征日本	753
十二 壬午年	766
十三 千载之心	777
十四 一代五主	796
十五 王族的反叛	806
十六 世祖春秋	819
十七 王朝的终结	830
后序	845

卷一 草原霸主

一 乃蛮的玛丽亚

1187年，十字军从耶路撒冷撤退了，自1099年以来一直占领这个地方的十字军终于精疲力竭，放弃了对它的统治。

胜利的伊斯兰军，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大展宏图。

“耶路撒冷是座山，从这座山上可以看到新的景色，前人从未见过的景色。”萨拉丁抚摸着胡须说。虽然这是他每次获取新土地时使用的口头禅，但仔细聆听，会注意到这次增加了新的说法：“前人从未见过的景色。”

书记员伊曼德·伍登注意到了这点，他问：“您要听听来自东方的语言吗？”

萨拉丁反问：“有会说东方话的人吗？”

真是明知故问，书记员这样想着，嘴里却回答说：“有一个从乃蛮来的年轻修女。”

“嗯，乃蛮啊，这个国名我经常听到，那就听听乃蛮的修女怎么说吧。”

“遵命。”书记员强忍着笑，表情古怪。他的主人转过身去，装作没看到。

这次战争的俘虏中有位姿容绝世的乃蛮修女已经众所周知。她太美丽了，因此命运只能由主人萨拉丁来决定，这也是伊斯兰士兵的普遍想法。

在亚洲的内陆地带，除乃蛮外，还有不少像克烈、党项等拥有众多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的部族。他们有时会让本族的妇女和子女等到基督教国家留学，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远离本国的政治斗争。

在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经常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克烈、乃蛮的贵妇人。这个乃蛮的玛丽亚，就是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伊斯兰军队抓获的。

玛丽亚虽然十六岁了，脑海中对父亲却毫无印象。只是她从周围人的言行中得知，自己是乃蛮的贵族，父亲好像已经为国殉职了。

虽然现任的乃蛮执政者对她的父亲溢美有加，但继任者的态度如何则不得而知。因此随从们建议：“长久之计，还是让她早点做修女侍奉上帝吧。”最近又建议她说：“尽快离开乃蛮吧，为了你自己。”

玛丽亚只能照办，她个人对改变现实还无能为力。

不知是谁的决定，有一天忽然传来一道命令，将玛丽亚经由耶路撒冷带往君士坦丁堡。

带她去的是一个她熟悉的女人，四十多岁，身材瘦削。她除了会阿拉伯语，还精通法语，平时担任贵族女性的语言教师。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自称乌思塔尼，但不知是不是她真正的名字。乌思塔尼是一个典型的“教师”型女性。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信自己拥有好运。”

乌思塔尼几乎面无表情地说。她只是偶尔说几句话，言语中却别具一种感染力。

现在，玛丽亚和乌思塔尼被带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房子里，似乎和其他人隔离了。

“陛下将要驾临。”

仆人通报了消息。一个多小时后，萨拉丁出现了。虽然带着十几名侍从，却只有他一人进入了房内。

“知道这是哪里吗？”萨拉丁突然发问。

不明白问话何意的玛丽亚老实答道：“我是过路的旅客，知道这里是耶路撒冷。”

“你是要去君士坦丁堡吗？”

“是。”玛丽亚小声回答。她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旅程处于动乱之中，不过，原以为耶路撒冷军要更强一些，但不能想象的是，上帝的军队居然败给了伊斯兰军。

“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外面还很混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暂时待在这里比较安全，等局势彻底稳定了再走吧。我会让可靠的人护送你们走出伊斯兰国边界的。”萨拉丁说道。

他的脸看上去很亲切。伊斯兰男子通常人生伊始就开始蓄须，因此二十岁左右的大胡子比比皆是。人们必须透过这茂密的胡须区别老少、善恶，这是需要人生经验的。

玛丽亚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她有的只是直觉。

直觉正确与否无从知晓，玛丽亚感到面前的伊斯兰国王萨拉丁是一位五十岁左右、和蔼可亲的人。她的判断基本准确。

自己是幸运的，玛丽亚一直坚信这点，因此她没有恐惧感，即使对方是被人们称做恶魔的伊斯兰王，她也没有感到害怕。

“还有，乃蛮这个国家我不太了解，有时间我就顺便来听你聊聊吧。”

萨拉丁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

虽然萨拉丁表示只是“顺便来听”，但重点似乎是在“来听”上。即使只有十六岁的玛丽亚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而且她还能隐约理解萨拉丁有意掩饰的心情。

萨拉丁没有马上再来，而是隔了一天才出现在玛丽亚的面前，这大概是他的自尊心在作祟吧。

“我的国家离乃蛮很远哪，中间还隔有西辽这样奇怪的国家……”

萨拉丁像一个脾气温和的大叔，天南海北地随意闲聊着。

“乃蛮也是个奇怪的国家吗？”玛丽亚反问。

萨拉丁一怔。不过，那只是个无心的问题，这个少女完全没有让伊斯兰国王非要回答的意思。

“你从小生长在乃蛮南王的后宫里吧？”

“南王”之类的称呼在乃蛮国内可是禁忌。像玛丽亚这样年纪的人都知道，乃蛮事实上分成了三个部分。玛丽亚不得不出国可能与此不无关系。“南王”这个称呼应该没有流行多长时间，萨拉丁或许比玛丽亚更了

解乃蛮。

“你父亲是什么人我不太了解，应该是乃蛮国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不能说是对所有人，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讲是这样。我们伊斯兰人，也会善待那些对我们不怀敌意的特别的基督教徒。”

不等玛丽亚答话，萨拉丁又如是说，并追问道：“你明白吗？”

“是的。”玛丽亚不得不回答。

“明白了就好，你很聪明，领悟很快。”

萨拉丁边说边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笑，可能基于玛丽亚对“特别的基督教徒”这句话有所反应的缘故。留下笑声的萨拉丁带着十几名侍从离开了。

萨拉丁再次出现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伊斯兰国王战胜了基督教国王，自然会格外忙碌。

这种忙碌当然不是为了全面拆除十字架、圣像等基督教的装饰物。

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超出了萨拉丁的想象，于是他只拆除了他认定是多余的部分。

伊斯兰教戒律否定偶像，装饰自然崇尚朴素。在他们看来，由于伊斯兰的占领，耶路撒冷变得高雅起来了。

“基督教徒本来也反对偶像，不过各有所想。假神之名行己私欲，就会引发战争，还是不要借用神的名义才好。乃蛮东边，有个叫克烈的国家，国王脱斡邻勒汗就是基督徒，却臭名昭著，要小心此人啊。”

说完这些他就走了。

玛丽亚曾经听说过“克烈脱斡邻勒汗”这个名字。克烈、乃蛮都是基督徒众多的国家，但传教历史都不过百年。

玛丽亚还知道克烈的执政者中有很多是兄弟，他们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往往把乃蛮也卷入其中。克烈的“脱斡邻勒汗”对玛丽亚来讲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名字。

这个名字有时意味着友好的同盟者，有时又意味着恐怖的敌人。虽说对这种反复无常者，最好的办法是开始就不与之交往，但是，乃蛮执政者另有自己的打算，尤其是克烈愿意成为盟友的时候，乃蛮部分掌权者的力量就会趁机飞速增长。

“其实，如此倚重和利用外来力量，对乃蛮并非一件好事。”

萨拉丁曾经这样说过。

不过，玛丽亚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股势力，也许正属于与脱斡邻勒汗结盟的势力呢。

果真如此的话，萨拉丁的话就带有强烈的警告意味了。由于不知道自己身属何方，玛丽亚现在倒是无忧无虑。

本来想问问乌思塔尼，又担心会失去现有的轻松。况且乌思塔尼大概也不会回答这类问题。

不久，萨拉丁好像有了闲暇时间，过去平均三天来一次的他，现在几乎每天都来。不过，每次来的时间也随之缩短了，有时候并不说话，只是微笑着注视着玛丽亚。

玛丽亚和乌思塔尼的住处非常幽僻，去别的地方并不方便。好在两人也没有逃走的打算，于是一直待在住处。房间足够宽敞，并没有被囚禁的感觉。

由于经常换人，照料她们的人数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有五个女人，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她们有的还会不经意间做出画十字的姿势，或许也是基督徒吧。

“不要和那些女人搭话。”乌思塔尼对玛丽亚说道。

如果她们是被俘的基督徒，就有可能暗中说些什么，容易招惹是非。

有一次，一个女人说自己是克烈人，她好像在十字军还占领期间就在这里服务。乌思塔尼说她们是女奴，但她们的衣着都保持得相当整洁。

克烈与乃蛮相邻，人们因此觉得两国相似，实际上也确实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两国种族不同，克烈是蒙古人种，乃蛮却是突厥人种。不过毕竟两国语言可通，而且皆为混血，血缘也接近。

因此，大概这个克烈“女奴”对玛丽亚感到亲切，才会前来搭讪。似乎她只说出自己的姓名就感到十分满足了。玛丽亚因为乌思塔尼的态度不便回答，不过她尽可能地表现出了善意。

克烈的首领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脱斡邻勒汗，克烈的实权却被他弟弟额尔客合剌所控制，额尔客合剌又获得了乃蛮的支持，情况错综复杂。

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次，萨拉丁似乎不经意地说道：“要小心脱斡邻勒汗。”然后轻轻打了个哈欠。

渐渐地，玛丽亚了解了萨拉丁的习惯，他在打哈欠、揉眼睛时说的话反而更加重要。

仔细回想，自耶路撒冷陷落以来，玛丽亚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对于人、对于生活还是对于信仰。萨拉丁所说的“要小心脱斡邻勒汗”，可以算是关于政治的讲座。

作为伊斯兰军的统帅，萨拉丁是一名优秀的军人。玛丽亚在军人萨拉丁身上领略了这种风采，从她的房间经常能够看到萨拉丁威风凛凛地骑马离去的身影。

远走异国是上天为玛丽亚安排的命运，因此她能流利地讲君士坦丁堡教会常用的希腊语。另外，虽然她是基督徒，但由于自幼生活在伊斯兰教徒的包围中，所以从孩童时期她就对阿拉伯语非常熟悉。

萨拉丁虽说是伊斯兰教徒，却是库尔德族人，阿拉伯语反而是玛丽亚讲得更地道。因为库尔德族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属于欧洲民族。

“如果说字音准确地诵读《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徒必备的资质的话，那么我是不合格了。不过这本来就与对《古兰经》的理解没关系。理解在于心灵，不在于语言。《古兰经》如果必须用纯正的阿拉伯语才能诵读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世界性的信仰。因为它只适用于使用那种语言的有限地方。”

萨拉丁这样说。

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堡一般是走海路，但在战乱期间，海路不算安全。制海权由希腊人掌控，他们对萨拉丁并不总是友好。

萨拉丁虽然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那里获得了“苏丹”的封号，但他到底只是陆地上的英雄，对大海并无信心。海洋，仅仅是他政治交易的工具。

玛丽亚不知道，这段时期，萨拉丁正处心积虑地以牺牲海洋利益来确保陆地优势，他攻占海港只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回报。

在他举棋不定、思绪纷乱之际，与玛丽亚的轻松闲谈，起到了转换思

路的作用，有时会意外地想出好办法来。因此，对于萨拉丁来讲，玛丽亚是很重要的人。

乌思塔尼不清楚这些，像萨拉丁这种身份的人，为何会常到这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令她感到奇怪。

“你要小心，没准那个男人不是真的萨拉丁，只是长相相似，让人们误以为萨拉丁在这儿而已……那张脸，在四五十岁的库尔德人中很常见，满面胡须，目光锐利。”

乌思塔尼小声嘀咕。

萨拉丁，正确地应该叫萨拉弗·伍丁，正像名字的简略为欧洲常见的一样，这类相貌在欧洲人种中也寻常可见。

“目光锐利……可是那眼神只有萨拉丁才有呀。”玛丽亚轻轻摇了摇头。

有一次，萨拉丁说要外出十天，结果三天就回来了。乌思塔尼说：“我怀疑的没错，这是个国王的替身。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国王都不可能离开耶路撒冷十天之久。不过真的萨拉丁出去了也未可知。”

尽管如此，玛丽亚还是坚持认为她见到的那个萨拉丁不是替身，而是真的萨拉丁。

这次萨拉丁的早归，可能是他原计划十天完成的事，三天就毕功了吧。因为诸如谈判之类的事情，本就难以限定日期，特别是对方从海路来的时候，时间更是没准。萨拉丁的谈判对象好像有英国、法国，还有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萨拉丁的目的是使他们各怀鬼胎，不能团结。

玛丽亚去君士坦丁堡的船费多少合适，居然也是谈判中的一个环节。

这本来不是大问题，乌思塔尼说，她们在各地的钱庄中都有相当多的存款，完全不缺少盘缠。

恐怕是萨拉丁想把玛丽亚的船费作为谈判的道具吧？以便尽可能地与更多的船长交谈，获取更多的情报。

最终萨拉丁以五十只羊作为两人的船费，但没有透露交易对象是谁。对方所有的船都在的黎波里港，万一两位乘客有什么意外，萨拉丁可以马上扣留他的船只。

对待战俘，除了在耶路撒冷战斗中那些直接参与抵抗伊斯兰军的人

外，萨拉丁采取了以赎金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时间金钱的叮当声响彻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普通百姓中男人十第纳尔、女人五第纳尔。交不起赎金的贫民有七千人，他们加在一起算一万第纳尔。最终有八千人交纳了赎金。

萨拉丁将免费释放的一万五千人卖作奴隶，其中五千人被送去建设要塞。

这些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内的有限区域，玛丽亚无从知道。

只要交纳十第纳尔或五第纳尔就能成为自由人，很多想获得这种资格的人，一时无力筹出现金，要略候时日，才能收到从罗马等地汇来的款项。这种人，虽然也在监视范围之内，但萨拉丁允许他们到港口附近等待。

玛丽亚和乌思塔尼去往乘船的港口，是她们被俘五个月后的事情了，时间已迈入了新的一年。

因为耶路撒冷的商机，很多基督徒选择继续留在这里。比如说，伊斯兰教徒不允许从事收放贷款行业，金融业无论如何都需要基督徒或犹太人来。

从没有港口的耶路撒冷乘船外出，当时一般是到的黎波里港登船出发。为此萨拉丁派了一小队卫兵和两个畏兀儿车夫护送玛丽亚她们。

畏兀儿人是这个地方的国际通，其中一名车夫甚至能讲中国话。无论遇到什么人，他们都能应付。

知道玛丽亚是萨拉丁的特殊客人，因此大家对她们都很友好。两个畏兀儿人中，一个是伊斯兰教徒，另一个则是基督徒。

的黎波里位于最前线，紧挨着它的阿卡等地，仍有十字军没有降服。

“当家的好像也要来哟。”那个把名字改为穆罕默德，成为穆斯林的畏兀儿车夫在抵达的黎波里前就这么说。

“她们乘船的事恐怕要等谈判后才能实现，在的黎波里没准要等很长时间呢。”另一个畏兀儿车夫说道。

果然如此，玛丽亚一行人在的黎波里暂时逗留下来。

她们住宿的官邸是萨拉丁打败十字军后才修建的，标准的伊斯兰风格，可能是祈祷用的吧。